



朱子年譜考異卷之一

洪本年譜云朱子諱熹字元晦  
本徽州婺源人  
幼居崇安五夫里  
尤溪之寓舍  
所居之聽事堂曰紫陽書堂  
改徽州有紫陽山  
勝於聽事識故鄉也  
叔草堂於建陽蘆峯之雲谷  
晚卜築於建陽又結廬於武夷  
叟後又更號遜翁  
至朝奉大夫  
議大夫謚曰文追封徽國公  
按年譜始於李果齋先生而洪本載此條於年譜

年譜考異

卷一

一

之首洪本皆稱先生而此條獨稱朱子又追封徽國公在紹定庚寅從祀孔廟在淳祐辛丑距朱子歿四十年矣果齋必不及見也其為後人所增入無疑今從李本削去而附載於此其有訛誤俱據文集行狀改正閩本亦載此條於後而又有不同今皆畧之不復一一置辨也  
有喻入而無能後正新開本尤為陳器○按行狀云字仲晦本傳云字元晦一字仲晦考屏山先生所作字詞本云元晦朱子跋屏山遺帖寫字元晦亦先生所命不云改字仲晦惟性理大全載字詞注云後以元為四德之首不敢當改字仲晦此於文集語錄皆無所考不知其何所據而云也延平答問及張呂陸陳諸集其稱元晦無云仲晦者而朱子文集於題跋自署皆云仲晦無稱元晦者是為參錯疑大全注語亦有自來行狀據朱子自稱本傳則兼考他書故兩存之洪譜止據行狀而不





及其同異之故甚為疎畧故附記於此又按閩本亦云後以元為四德之首不敢當改字仲晦疑年譜元本有之此大全所本然閩本新出或反以大全注而增入亦未可知其載字詞較大全則多十餘語又似別有所本非自大全採入者也

### 高宗建炎四年庚戌秋九月甲寅先生生

按年譜李本稱朱子洪本稱先生年譜朱子門人果齋李公晦方子所輯自合稱先生李蓋以意改也定從洪本又近人稱脫此○按遷墓記云府君以同上舍出身授廸功郎建州政和縣尉承事公卒貧不能歸因葬其邑年譜云以方臘亂不能歸方臘之亂在庚子辛丑承事之卒在乙巳規閩則方臘之卒久矣年譜誤也又吏部行狀云授建州政和縣尉丁外艱服除調南劍州尤溪縣尉以乙

### 年譜考異

#### 卷一

#### 二

已計之除服當在丁未而四月靖康之變吏部已在尤溪是吏部以丁未三四月間除服即調尤溪矣又考吏部與祝公書已酉十二月在建州權職官庚戌正月棄所攝攜家寓政和五月初又攜家下南劍入尤溪是在尤溪約二年即去官但未詳何時以嘗作政和尤溪兩縣尉故往來其間而假館焉閩本云任尤溪秩滿假館鄭氏之義齋而生文公非其實也今定從李洪本改以方臘亂句而補調尤溪縣尉於嘗僑寓句之上庶為得其實云又考閩本所載南溪精舍記鄭氏號義齋非寓舍名也閩本假館鄭氏之義齋亦誤○閩本年譜云婺源南街故宅有古井紹聖四年井中白氣如虹是日韋齋公生文公嘗曰聞先君生時井中有氣如白虹經日不散因名虹井韋齋公嘗作井銘遂名韋齋井是歲井中紫氣如雲候蟻當三日而文公生畧本按建炎四年正干戈擾攘之時尤溪距

婺源甚遠卽故宅并有紫氣焉得知之且曰三日而文公生其爲附會無疑也今從李本刪去闕本又云文公面右有七黑子時並稱異李洪本不載今附見於此

四年甲寅五歲

韋齋行狀是年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尋丁內艱服除除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尚書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員外郎按丁內艱當卽在四年服除則六年也至十年則出知饒州乞祠還家矣○閩本年譜云文公名沈郎小字季延皆志其地也尤溪原名沈溪後因避王審知諱改尤溪尤溪隸延平行五十二

五年乙卯六歲

年譜考異

卷一

黃義剛錄與行狀天之上何物語畧同而小異故并載之

七年丁巳八歲

洪本年譜云又嘗指日間於韋齋曰日何所附曰附於天又問天何所附韋齋奇之本按此與行狀所載本一事而所記不同今從李本刪去

十年庚申十一歲

年譜所載本之兩行狀而缺蕭公顛今并載吏部行狀

十三年癸亥十四歲春三月辛亥丁父韋齋先生憂

二十四日四字據吏部行狀補城南年譜作水南誤



稟學于劉屏山劉草堂胡籍溪三先生之門

按韋齋遺命稟學三君子而朱子師事屏山爲舉業於白水籍溪蓋以父執事之白水妻以女不詳何時未幾而卒事籍溪最久然皆稱胡丈不稱先生至爲三君子墓表行狀則皆自稱門人蓋以韋齋之命也○年譜云按先生所爲草堂墓表與籍溪行狀俱稱二公受學涪陵譙天授盡聞伊雒之學其淵源大畧本此至於師門誼篤則屏山爲最其爲屏山墓表有云先生病時熹以童子侍疾一日請問乎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曰吾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乃吾之三字符也汝尚勉之又命字祝詞有云木晦於根春容雖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又云子德不日新則特予之耻言而思慙動而思贖凜乎端喘惟顏曾是畏其期望之意如此先生晚歲猶書門符曰佩韋遵考訓

年譜考異

卷一

四

晦木謹師傳蓋識父師之誨也梓泐按草堂墓表云聞涪陵譙公天授嘗從程夫子遊兼邃易學卽往扣焉盡得其學之本末籍溪行狀云旣又學易於涪陵處士譙公天授初未嘗言譙公盡得伊雒之學也屏山學佛以爲佛與吾聖人合故作聖傳論墓表明載之矣晚歲晦木師傳之云獨指字詞而言耳年譜所云恐皆未確今刪去而載屏山白水兩墓表籍溪行狀及少傅劉公碑於後又以此條李洪本皆同或元本所有故附見於此而並論之○字詞闕本較性理大全增多十餘語今據闕本

十四年甲子十五歲葬韋齋先生

按吏部行狀以卒之明年葬崇安五夫里之西塔山遷墓記云初府君將歿欲葬崇安之五夫卒之

明年遂窆其里靈梵院側與吏部行狀不同年譜從行狀今姑仍之洪本并及改葬今刪去

### 二十年庚午二十一歲春如婺源展墓

年譜先是婺源以下從洪本李本畧與內弟程洵前一帖李本不載後帖亦有刪削止云有帖與內弟程洵論詩且曰學者所急云云按朱子此時頗事詩文而卒歸重語孟與反求諸已則大本已立矣李本以意刪削非元本也今從洪本○按與程允夫二帖今文集缺○虞集復田記此後人所增入於文集語錄其事皆無所考不知虞何所據也李本尚存其真洪本刪其首按虞集作復田記句則似元本所有後人遂無從考證矣今姑仍李本而附論之

### 二十三年癸酉二十四歲夏始見李先生于延平

## 年譜考異

### 卷一

### 五

二李洪本皆作始受學於延平李先生之門今改正○按年譜言癸酉受學延平先生而行狀言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遊以趙師夏跋考之當從行狀但自同安歸後戊寅往見庚辰又往見而行狀不指其年以今考之戊寅與范直閣書稱李愿中丈不稱先生延平答問載戊寅間語不似受學有云不審尊意以爲何如至再題西林達觀軒詩序庚辰始稱先生往來受教則受學當在庚辰也今據行狀文集改正○延平戊寅冬答書云得吾元晦不鄙孤陋寡聞遠有贊問此非從學語也壬午書云所幸比年以來得吾元晦相與講學壬午距庚辰三年故云比年若以癸酉計則已十年卽戊寅亦已五年不得云比年也以此二書證之則庚辰受學無疑矣○續集與羅宗約書云目前所聞於西林而未之契者皆不我欺矣庚辰朱子見延平寓西林院此亦庚辰受學之一證也



○洪本年譜云初先生學無常師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者幾十年年二十四見延平洞明道要頓悟異學之非盡能掙擊其失由是專精致誠剖微窮深晝夜不懈至忘寢食而道統之傳始有所歸矣按此條必元本所有非後人所增入李爲陽明之學以道統之傳始有所歸語爲太重故刪之非有所據也今按朱子盡棄異學在庚辰而年譜屬之二十四歲時非是故改從行狀而年譜則仍附見於此非敢效李氏之妄刪也

## 二十五年乙亥二十六歲

鄒本年譜春建經史閣後有晤呂伯恭於福州一條注云時伯恭父倉部公官福州朱子以檄書白事大都督府與伯恭交始此按東萊年譜云是年春倉部爲福建提刑司幹官公隨侍於福唐丙子

## 年譜考異

### 卷一

### 六

應福建轉運司舉丁丑春試禮部不中六月歸福州十月倉部秩滿隨侍歸婺州據此則東萊乙亥丙子丁丑皆在福州其與朱子相見必在此數年間但兩家文集皆無所考白事大都督府似用同安官書記中語據記春正月以檄書白事大都督府而東萊年譜是年春倉部官福州則正月未至任也此未詳其所據又鄒本於癸未有晤張敬夫於臨安一條按包揚錄云上初召魏公先召南軒某時赴召至行在語南軒云云則鄒所據也然包錄亦不言其初相見今俱附見於此鄒本考訂較舊譜爲詳其有訛誤亦不悉辨也

## 夏縣有盜分守城之西北隅

李洪本無今

從鄒本補

定釋奠禮

奠禮之謂未也而不用其禮也

李洪本皆附注建經史閣下

閣下與益各田其說未詳

申請嚴婚禮

時文州劉與嚴淵也

李洪本無鄒本有之而不詳今載申嚴婚禮狀又此狀與蘇丞相祠記皆無歲月可考今附於同安

任之

未

二十七年丁丑二十八歲春還同安候代不至罷歸

李本館於陳北溪洪本館於北溪陳淳俱誤閩本正按北溪漳州人朱子庚戌至漳州始來受學年

譜之誤甚明今據畏壘菴記改正

年譜考異

卷一

七

二十八年戊寅二十九歲春正月見李先生于延平

按李本不載此條而續通鑑載之續通鑑必本之年譜此李氏自以意刪之耳戊寅與范直閣書云

項在延平見李愿中丈此為確證李蓋據西林詩序以庚辰謁李先生故刪戊寅而未考之文集也

於庚辰又書再見其意以為癸酉受學此為再見凡李氏之率意刪改類如此今從洪本閩本同

二十九年己卯三十歲 秋八月召赴行在辭

年譜云用執政陳俊卿薦也李洪按是年陳俊卿未為執政疑當作陳康伯康伯以二十八年九月

參知政事○陳康伯於紹興為名臣其薦朱子當在諸公之先自行狀畧不載但云召赴行在本傳

云以輔臣薦亦不載其名年譜必以實書後來者祇知陳俊卿之薦朱子而不知有康伯遂以意改









平自是一時入處未免合有商量晚年語錄楊道  
夫葉味道陳安卿廖子晦所記尤詳中庸或問力  
辨呂氏求中之非而謂龜山亦未免呂氏之失龜  
山之說則延平之所自出也此其前後異同之故  
亦大畧可考矣故今從行狀而年譜所載則附論  
於此未知後之君子以爲何如也○按朱子少卽  
有志爲己之學其學禪正是從心地著工夫而於  
語孟經史及周程張諸家之說攷訂講貫蓋無一  
日不用其功內外兩進自幼已然此所謂生知安  
行無積累之漸者也同安歸後再見延平盡棄異  
學而於求中未發之旨未達與南軒講論逾四五  
年迄己丑始定其說至庚寅拈出程子涵養二語  
生平學問大指定於此其早年進學之序於答江  
元適書注尚書書薛士龍書陳正己書及中和舊  
說序自叙極爲分明今日可據以爲說至庚寅以  
後所謂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蓋非後來之所

年譜考異

卷一

十

能擬議矣孔子自言吾十有五以至七十其節次  
可考而程子言聖人未必然特爲學者立法朱子  
亦言因其近似自名不敢輒爲之說也明道謂謝  
顯道曰賢見某如此某煞用工夫以顯道之高明  
又親炙之久於明道尚有不及知者後之人何敢  
妄下一語耶若以一己所見而取文集彷彿之語  
以爲依據又雜取諸家語錄亂之說而斷之曰  
某年至某地位又某年至某地位未免於以管窺  
天以蠡測海恐識者之有以議其後矣語錄有云  
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又曰某覺得今年  
始無疑又曰自覺得無甚長進於上面猶隔一膜  
此聖賢日新不已望道未見之心若遂據以爲證  
是又痴人前不得說夢也文集語錄中多謙已誨  
人之辭大率因人說法應病與藥又間或有爲而  
發病此與象山嗜謙其病較云云不可泥看孔子  
嘗言何有於我又言我無能焉孔子豈真何有無

能者哉此又讀文集語錄者所當知也故因年譜語而附論之世之君子望有以訂其是非焉

### 三十一年辛巳三十二歲

年譜云是歲貽書黃樞密論恢復按文集與黃樞密書言敵退後當先爲自治之計其於恢復蓋慎言之未以起用舊人爲要策而恐敵之復來未嘗專言恢復也年譜元本出於果齋不應舛誤若此乖疑此三字或後人增入今刪去

### 三十二年壬午三十三歲 六月高宗內禪孝宗卽

### 位復差監南嶽廟

年譜云五月祠秩滿復以爲請六月孝宗卽位詔求直言八月應詔上封事不報是月予祠行狀云

### 年譜考異

### 卷一

七

祠秩滿再請孝宗卽位復因其任會有詔求直言遂上封事據年譜則予祠在上封事之後據行狀則得祠在上封事之前按封事首言左廸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則固已得祠矣今從行狀

###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三十四歲 十一月六日奏事

### 垂拱殿 十二日除武學博士待次

洪本年譜云冬十月辛巳入對垂拱殿十一月戊辰除武學博士本鑑戊今改正○按孝宗本紀隆興元年十月戊午朔辛巳爲二十四日十一月不得有戊辰且辛巳距戊辰四十七日不應授官如是之遲也據文集與魏元履書六日登對十二日除武學博士則年譜之誤無疑今依鄒本改正鄒又據與李先生書九月二十六日尚在鉛山到臨安後答呂伯恭書有云區區已審察一二日當





非矣答江元適書以先君子之餘誨而不及劉胡者以三先生皆爲佛學也獲親有道自指延平先生此書叙次最爲分明更以何叔京書參考之尤爲可據其云近歲以來獲親有道又云晚親有道則亦受學在庚辰而非癸酉之確證也○或疑江書不及延平之卒當在癸未朱子以十一月拜武學博士命歸卽聞延平先生之卒矣江書及垂拱奏劄自在歸後非必癸未也其或在叔京書後歲月已遠偶未之及耳

乾道元年乙酉三十六歲春省劄趣就職夏四月至行在復請祠五月復差監南嶽廟

按行狀本傳皆云旣至則朱子四月間至行在矣因執政復上和議故不就職而請祠以歸耳年譜

### 年譜考異

#### 卷一

三

亦云旣至所書未明今依行狀改正○按本傳旣至而洪适爲相復上和議不合歸與年譜不合考宋史洪适是年八月參知政事十二月爲尚書省僕射同平章事四月間未爲相也本傳誤錢端禮以甲申十一月簽書樞密院事十二月除參知政事次年八月方罷是歲二月陳康伯罷時未置相端禮爲首參則年譜是也○年譜載戊午讜議序曰戊午之議發言盈廷云云戊午之議據序文當作癸未之議李洪本皆妄改按戊午高宗紹興八年癸未孝宗隆興元年戊午初議和癸未再議和元履所叙次者戊午之議而朱子序中所極論者癸未之議也年譜不考全文畧載數語又妄改癸未爲戊午盡失其意今削去而別載序文於後

二年丙戌三十七歲





子所見皆同而胡氏之學先察識後涵養雖若小  
不同而實無異指此中和舊說序於潭州之行畧  
而不言也故今斷以四書皆在丙戌而以答叔京  
三書答宗約二書繫之叔京書言體認未發氣象  
為龜山門下相傳指訣而有愧汗沾衣之語此求  
中而未達之時當在丙戌之春其言未發已發渾  
然一致則在既悟性為未發之後又言延平謂學  
者當於未發已發之幾默識而心契焉則以己所  
悟合之延平所傳與龜山門下指訣亦似少異此  
在丙戌之冬趾禮成禮辨禮辨禮辨禮若宗約書宗約  
遠在西蜀又卒於戊子之四月二書必不在往潭  
州後其言欽夫書問往來近方覺有脫然處自指  
丙戌之悟又言所聞於西林者皆不我欺與叔京  
書亦相合又言衡山之學尤易見功近乃覺知如  
此則與中和舊說序所云欽夫告予以所聞亦未  
有省後得胡氏與曾吉父書乃益自信亦正相合

年譜考異

卷一

五

則此書或丙戌之冬丁亥之春夏未可知也李本  
年譜既一切不載洪本雜叙與欽夫諸書於往訪  
潭州時其意未明通辨亦不之及而開闢錄反以  
末卷與張敬夫兩書為朱子尊德性之證尤為大  
誤正學考已覺其誤而以四書載於戊子叙說雖  
多其意終未明了故於此特詳論之以俟後之君  
子考訂其是非焉○朱子自注二書文集編次於  
論程集改字之前時劉共甫在潭州乃乙酉丙戌  
間至丁亥則召還矣此亦四書  
在丙戌而不在戊子之明證也

三年丁亥三十八歲秋七月崇安大水奉府檄行視

水災

按此條李洪本皆載於戊子是年五夫有秋觀記  
與水災不合向疑其有誤及考續集與蔡季通書



年譜考異

卷一

七

云邑中水禍至此極可傷憫此中幸亦無他兩日  
後方聞之耳是此水所及不遠而五夫獨不及也  
李洪兩本皆無注而文集與林擇之書言此最詳  
崇安大饑之後重遭此水災書中畧不言及與何  
叔京書言早稻已熟可無他虞正是七月亦不言  
崇安之有水災而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饑必因  
上年水災之故以此參考則行視水災之在丁亥  
無疑也林擇之書以丁亥從丁學師之水災與擇之書極  
言州縣官漠然無意於民難與圖事而朱子八月  
卽往潭州蓋避之而不欲與其事也是時知建寧  
府者徐嘉壽乃秦檜之黨朱子自不肯爲之用至  
次年崇安大饑及於五夫應縣官之委則不得不  
入與其事而以請於府嘉方以檜黨不自安而朱子  
已爲樞密院編修官陳應求劉共甫皆執政故所  
請卽從而其實未嘗相合也嘉以戊子秋奉祠去  
而社倉之米實始於嘉社倉記亦不欲沒其名反

復參校水災自在丁亥今爲改正而  
附著其說如此後之人得以考焉

八月訪南軒張公敬夫子潭州

按朱子以九月八日至潭州留兩月講論之語於  
文集語錄皆無所考李本極畧洪本所增爲多而  
不無謬誤今僅載李本數語而洪本則別見於此  
而附論之 洪本年譜云留長沙兩月講論之語  
無所考見南軒贈行之詩曰遺經得紬繹心事兩  
網繆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先生答詩云昔我  
抱水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妙難名論謂  
有寧有迹謂無復何存惟茲酬酢處特達見本根  
萬化從此流于聖同茲源曠然遠莫禦惕若初不  
煩以二詩觀之則其往復深相契者太極之旨也  
又中和舊說序云余早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  
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歿聞張

敬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是時范念德  
侍行嘗言二先生論中庸之義三日夜而不能合  
其後先生卒更定其說然則未發之旨蓋未相契  
也又云考先生與敬夫論中和幾十年而始定初  
與敬夫書以爲人自有生卽有知識云云又曰通  
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云云後答敬夫書又以  
浩浩大化之中云云最後與敬夫書曰近復體察  
見得此理須以心爲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  
之妙皆有條而不紊云云及與湖南諸公論中和  
書皆是此意按洪本所云深契太極之旨此以  
贈行詩與答詩臆度之耳朱子自甲申後與南軒  
往復皆講未發之音而以心爲已發性爲未發蓋  
以未發爲太極詩所云太極則指未發而言也專  
言太極則不識其意矣心爲已發性爲未發兩先  
生於此無異論至潭州當必共講之中和舊說序  
云亟以書報欽夫及當日同爲此論者則至潭州

年譜考異

卷一

七

與南軒同爲此論灼然可證而謂未發之旨未相  
契者真妄說也范念德音兩先生論中庸之義三  
日夜而不能合此語絕無所據洪本云其後先生  
卒更定其說此本無則指已丑已發未發說而言  
故以爲歷十年而後定中和之指與南軒講論在  
乙酉丙戌至己丑卽悟其非以書報欽夫欽夫以  
爲然不過四五年間惟先察識後涵養之說欽夫  
執之尚堅後卒從朱子說雖不詳其時大約不久  
而論定矣以爲十年而後定者亦妄說也其叙丙  
戌三書爲初未定之論則是然不載中和舊說序  
所云則指意不明又載己丑論心學一書以爲  
定論此書在己丑初悟已發未發之分時尚多未  
定之論如以靜中知覺不昧爲復寂而常感感而  
常寂以靜爲本諸論皆後來所不言卽如仁中爲  
靜義正爲動與太極圖解正相反豈可據以爲定  
論耶祭南軒文云蓋繳紛往反者幾十有餘年未



乃同歸而一致此統言之如論語說仁說之類非  
指中和說而言洪譜蓋誤認此語也凡此皆非果  
齋之舊李爲陽明之學自主中和舊說故於此多  
所刪削畧而不言而洪本則不勝其可疑也姑附  
其說於此澤爲辨與陽明講別與轍訣後朱子  
定論與牛瀾界也同是時范念德待行嘗言兩先  
生論中庸之義三日夜而不能合李洪兩本皆載  
之此或元本所有非後人增入也然於文集語錄  
皆無所考而洪本以爲未發之旨未相契者非是  
竊嘗考之朱子從延平之學南軒從衡山之學各  
有師承延平歿而問之南軒南軒以所聞告之亦  
未有省已而朱子自悟性爲未發而合之延平所  
傳觀綱緘京南軒則專主衡山而以延平默坐  
澄心體認天理爲不然現驢驢又力辨呂氏求  
中之非觀域驢諛諛自與延平不合意其所云不合  
者或在於此其後朱子卒從南軒受衡山之學麒

年譜考異

卷一

七

胡氏與曾吉此晴與以良齋銘爲宗指相與守之  
曾與程允夫先察識後涵養則與延平異矣與林  
擇之書後來所見不同不復致思蓋指此時而戊  
子諸書絕不及延平亦自可證至己丑始悟以性  
爲未發之非未發已發各有時節而於未發仍守  
延平之說又深以先察識爲非其先後異同大概  
如此竊以意擬之而未敢定也  
今仍李本存此二語以俟攷焉

冬十一月偕南軒張公登南嶽衡山

李本無此條今從洪本○按南軒南嶽唱酬集序  
朱子遊山後記東歸亂稿序其叙次時日道里極  
爲詳悉李本畧載南嶽唱酬東歸亂稿於往潭州  
至自長沙兩條下洪本別立此條而注語最爲舛  
誤今依兩家文集考正而洪本注語直削去之亦  
不復一一置辨也○又按朱子往訪南軒與林擇

之俱行南軒序亦止言三人范伯崇至已卯始別其羣從昆弟而來同登山又與朱子擇之同歸然年譜言范念德侍行疑本與伯崇擇之同行伯崇有羣從兄弟在湖湘間別往視之至已卯而後來然未有考也南軒序謂已卯胡實廣仲范念德至同登山朱子後記謂伯崇來始聞水簾之勝欲一往觀以雨不果而趙醇叟胡廣仲伯逢季立甘可大來餞雲峯寺酒五行劇論所疑而別洪本叙次斷續不明而以自嶽宮至櫛州爲南嶽唱酬集尤爲舛謬今盡削去

### 是月除樞密院編修官待次

李洪本皆闕官字誤考宋制編修官檢討官皆有官字今補正○已丑省劄施元之因磨勘改官別行注授疾速前來供職則此除替施元之闕也施元之官期未滿故待次於家

### 年譜考異

### 卷一

九

四年戊子三十九歲夏四月崇安饑請粟于府以賑

之

年譜本社倉記而不及縣官之委甚爲缺畧今載社倉記

### 程氏遺書成

按程子涵養須用敬二語庚寅始特拈出而戊子遺書序已云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卽此二語之指也續集與蔡季通書云近看遺書目錄序時有先後以下一節說道理不出欲更之云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兩者交相爲用而不已焉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默契乎先生之心而疑信之傳可坐判矣則是序文後有更改蔡書不詳何



時豈在庚寅以後耶時有先後之云亦不見於遺書序中則其所更改者又不止此也

按自潭州歸後以良齋銘爲宗指其見於與程允夫曾裘父書甚明良齋銘以知止爲始而格物致知專以察識端倪爲下手工夫與學聚問辨之指不類其云天心粹然道義俱全是曰至善萬化之源與至善事理當然之極註又不合與何叔京書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默會諸心以立其本是皆良齋銘之指也石子重書非格物致知不用正心誠意及其正心誠意却不用致知格物其語自是但以審察見得爲格物致知以泰然行將去爲正心誠意亦仍是良齋銘之指也大抵以心爲已發以性爲未發要從已發處識得未發故曰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凡戊子諸書皆是一意平湖謂答叔京書易爲異學所借尚似有所未察正學考不載與允夫書則未見其宗指

年譜考異

卷一

三

而於講論多所反覆似皆未得其要領也故附論之

五年己丑四十歲 夏五月省劄再趣就職再辭

秋七月省劄復趣行辭

按樞密院編修官保替施元之闕是歲施元之磨勘改官別行注授省劄催促前來供職年譜載於戊子年之末誤也魏掾之以四年十二月除太學錄五年六月罷歸正省劄趣行時朱子所以因是力辭也朱子魏元履墓誌南軒魏元履墓表年月俱可考年譜誤載而續通鑑因之今改正○行狀云五年三促就職據文集回申催促供職狀五月內兩次准尚書省劄子催促供職今又准前件指揮年譜八月復趣行卽第三次也以戊子末一條移於今年五月則明白無疑矣

按已發未發說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皆在  
己丑之春蓋乍易舊說猶多有未定之論如凡言  
心者皆指已發而言程子自以爲未當而已發未  
發說則以爲指心體流行而言非指事物思慮之  
交與湖南書又以爲指赤子之心而言但不當言  
凡言心者此皆有所未安呂博士說中庸或問力  
辨其失而此以爲大概得之又謂涵養之功至則  
其發也無不中節又似刪却已發工夫皆早年未  
定之論也中和舊說序在壬辰距己丑又三年不  
及前諸說則其所見已不同矣中稱舊說序云亟  
以書報欽夫及當時同爲此論者今其書不見於  
與欽夫答問中豈卽與湖南諸公書耶既云第一  
書則尚有第二書第三書矣此書序年當在前而  
編次於六十四卷之末與答或人爲類此皆編次  
之失恨不得起勉齋諸公而一質問之也○與張  
欽夫諸說例蒙印可一書當在與湖南諸公書之

年譜考異

卷一

三

後亦己丑答也其中亦多未定之論如以心爲主  
卽心體流行之見又云仁者心之道而敬者心之  
貞也後來都無此語又云靜中之動動中之靜動  
靜自是兩時不必互說又云寂而常感感而常寂  
感者已發也寂者未發也今若曰已發而未發  
未發而常已發可乎又云以靜爲本亦似偏於靜  
已發未發說小註己自明言之而篇末二語亦自  
平說見此恐皆未定之論如以靜中知覺爲復後  
來改之而太極解以仁中爲靜義正爲動與今解  
相反豈可據此書以爲定論耶整菴羅氏引此書  
與陽明辨平湖陸氏亦以此書爲定論恐皆有所  
未察也○答林擇之三書皆辨先察識後涵養之  
非而於涵養特重於已發工夫未免少畧如云從  
涵養中漸漸體出這端倪來陳繼之又云苟得其  
養而無物欲之昏自然發見昭著不待別求之辨  
似皆是皆早年未定之論而後來所不取也羅整菴



嘗言後人創爲異說者乃拾前人之所棄以自珍正謂是爾

### 六年庚寅四十一歲春正月葬祝孺人

年譜云先生居喪盡禮既葬日居墓側朔望則歸奠几筵黜醜特洪姊作按李洪閩三本皆云日居墓側而不言何所寒泉精舍當與墓相近然以精舍名則是講論之地而非守墓之所也朱子庚寅與范伯崇書云比攜二子過寒泉招季通來相聚亦有一二友朋初不廢講論則朱子固嘗至寒泉與友朋講論而謂日居墓側朔望方歸奠几筵恐未然也今削去而附見於此○按書儀始虞循朝夕哭不奠小祥止朝夕哭惟朔望饋食會哭則朔望饋食小祥前當亦然也朱子居喪自用書儀故或朔望歸奠几筵考文集答陸子壽書力言撤几筵之不可而於朝夕饋食則未明言答李繼善

### 年譜考異

### 卷一

三

問謂朝夕饋食不害其爲厚而又無嫌於僭且當從之其答葉味道書則據左氏特祀於寢與國語日祀之文謂主復於寢三年內皆日上食此後來所講定與書儀亦有不同者矣○按禮記朝奠日出夕奠逮日註疏說皆不分明開元禮朝奠至徹夕奠夕奠至徹朝奠開元距孔賈不遠其或有所傳也鄭註既夕記云饋朝夕食也孝子不忍死其親事之如生存時進徹之時如其頃據此則殯宮朝夕之奠與下室之饋絕不同卒哭後罷朝夕奠而下室之饋自仍行於正寢但經文不具爾儀禮猶朝夕哭不奠不奠者但謂不行喪奠之禮書儀卽以不奠爲不饋食考之或有未詳也

六年譜有家禮成一條今削去○洪本年譜云先生居喪盡禮既葬日居墓側朔望則歸奠几筵自始死至祥禫參酌古今咸盡其變因成喪祭禮又推之於冠昏共爲一編命曰家禮既成未嘗爲學者

年譜考異

卷一

三

道易簣之後其書始出於人家其間有與先生晚  
歲之論不合者黃榦直卿云家禮世多用之然其  
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覽者詳擇焉本家禮  
附錄李氏方子曰乾道五年九月先生丁母祝令  
人憂居喪盡禮參酌古今因成喪葬祭禮又推之  
於冠昏共為一編命曰家禮年譜李氏所輯  
後人聯黃氏當曰先生既成家禮為一行童竊以  
逃先生易簣其書始出今行於世然其間有與先  
生晚歲之語不合者故未嘗為學者道也陳氏淳  
曰嘉定辛未歲過溫陵先生季子敬之侔郡出示  
家禮一編云此往年僧寺所亡本也有士人錄得  
會先生葬日攜來因得之○文集答汪尚書書云  
嘗因程氏之說草具祭寢之儀將以行於私家而  
連年遭喪未及盡試答呂伯恭書云祭禮畧已成  
書欲俟之一兩年徐於其間察所未至今又遭此  
莽喪勢須卒哭後乃可權宜行禮考其實而修之

續奉寄求訂正也又答呂伯恭書云祭禮已寫納  
汪丈處託以轉寄然其間有節次修改處俟旦夕  
別錄呈求訂正也答張欽夫書云祭禮修定處甚  
多大抵多本程氏而參以諸家故特取二先生說  
今所承用者為祭說一篇而祭儀祝文又各為一  
篇比之昨本稍復精密與蔡季通書云祭禮只是  
於溫公書儀內少增損之正欲商訂須俟開春稍  
暇乃可為也程氏冬至立春二祭昔嘗為之或者  
頗以僭上為疑亦不為無理并俟詳議也書在王  
辰又答呂書在疑亦不為無理并俟詳議也書在王  
戊子間蔡書不詳其疑亦不為無理并俟詳議也書在王  
云嘗欲因司馬氏之書參考諸家之說裁訂增損  
舉綱張目以附其後使覽之者得提其要以及其  
詳而不憚其難行之者雖貧且賤亦得以具其大  
節畧其繁文而不失其本意也願以病衰不能及  
已嗚呼後之君子其尚有以成吾之志也入牘  
語錄云某之祭禮不成書只是將司馬公書減却



年譜考異

卷一

一

幾處藥賀某嘗修祭禮只就温公儀中間行禮處  
分作五六段甚簡易曉後被人竊去亡之矣淵  
按年譜及家禮附錄則家禮爲朱子之書無疑考  
之文集語錄則有祭禮祭說而無云家禮者所云  
被人竊去亡之者亦祭禮而非家禮也唯與蔡季  
通書有已取家禮四卷并附疏者一卷納一哥之  
語此丁巳後書所云家禮乃經傳通解中之家禮  
亦非今之家禮也經傳通解中家禮六卷年譜家  
禮成於庚寅正居母喪時而序絕不及居憂一語  
所謂因喪祭而推於冠昏序中亦無此意勉齋行  
狀及家禮後序但言其後多損益未暇更定旣不  
言其居喪時所輯亦不言其亡而復得是皆有所  
不可曉者姑類集諸錄及文集語錄諸說於此以  
俟後之人攷而訂焉○明印氏濬曰武林應氏作  
家禮辨謂文公先生於紹熙甲寅八月跋三家禮  
範云某嘗欲因司馬公之書參考諸家之說裁訂

損益壘綱張日以附其後顧以衰病不能及已勉  
齋先生家禮後序云文公以先儒之書本末詳畧  
猶有可疑斟酌損益更爲家禮迨其晚年討論家  
鄉侯國王朝之禮未及脫藁而先生沒此百世之  
遺恨也今且以其書之出不同置之姑以年月考  
之宋光宗紹熙甲寅文公已於三家禮範自言顧  
以衰病不能及豈於孝宗乾道己丑已有此書况  
勉齋先生亦云未及脫藁而文公沒則是書非文  
公所編不待辨而明矣文公集中有與門人言及  
家禮已成四卷并家禮序文此門人編入以爲張  
本耳按應氏此言謂家禮爲未成之書雖成而未  
盡用可也乃併以爲無此書可乎旣無此書則胡  
爲而有此序且序文決非朱子不能作而謂門人  
編入以爲張本決不然也况其所引勉齋跋語所  
謂未及脫藁者措經傳通解也非謂家禮也三家  
禮範序所云是亦未及參考諸家裁訂增損使無

年譜考異

卷一

壹

遺恨爾非謂無是書也黃陳李楊諸子皆出自朱  
 門親授措教皆不以爲疑而應氏生元至正間一  
 旦乃肆意辨論以爲非朱子所編斷乎出於門  
 人附會無疑且謂其妄意增損三家禮範之文殊  
 乖禮經又謂附註穿鑿尤甚噫應氏之爲此言其  
 亦淺妄之甚矣按卹氏辨應氏之說詳矣然以  
 愚考之則應氏所疑不爲無見但所據勉齋跋語  
 則非其旨所引已成家禮四卷亦考之不詳至卹  
 氏謂序文決非朱子不能作然序文自與年譜不  
 合勉齋行狀及跋語不言成於居憂時又不言其  
 亡而復得與年譜家禮附錄皆不合凡此俱畧而  
 不言其所解三家禮範跋語則其失正與應氏同  
 也應氏之辨今不可見因卹氏之語而得之故并  
 附著於此以見前人已有疑於此者以俟後之君  
 子考而質焉所引應氏語今以其書之出不同  
 諸成於庚寅應以爲已丑家禮序無緒誤之年  
 見之本有已丑字後來因與年譜不合故刪之耶

之謬也卹○勉齋行狀序朱子所編次有古今家祭  
 禮而家禮與通解皆以其未成書別叙於後至宋  
 史本傳則以家禮入於所編次之中刪去古今家  
 祭禮故後之人但知有家禮而古今家祭禮遂失  
 其傳甚可惜也古今家祭禮成於淳熙甲午跋語  
 可考其後增三卷見於與鄭景望書後又增一卷  
 共二十卷馬氏通考載之年譜歷叙諸書而獨創  
 古今家祭禮不載其意以爲有家禮而古今家祭  
 禮之書可廢宋史之誤蓋亦由此此朱子所云不  
 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者於後之人又何責哉  
 ○附家禮考 家禮非朱子之書也家禮載於行  
 狀其序載於文集其成書之歲月載於年譜其書  
 亡而復得之由載於家禮附錄自宋以來遵而用  
 之其爲朱子之書幾無可疑者乃今反復考之而  
 知決非朱子之書也李公晦叙年譜家禮成於庚  
 寅居祝孺人喪時文集序不紀年月而序中絕不



及居喪事家禮附錄陳安卿述朱敬之語以爲此  
往年僧寺所亡本有士人錄得會先生葬日攜來  
因得之其錄得攜來不言其何人亦不言其得之  
何所也黃勉齋作行狀但云所輯家禮世所遵用  
其後多有損益未及更定既不言成於居母喪時  
亦不言其亡而復得其書家禮後亦然敬之朱子  
季子公晦勉齋安卿皆朱子高第弟子而其言參  
錯不可考據如此按文集朱子答汪尚書書與張  
敬夫書呂伯恭書其論祭儀祭說往復甚詳汪呂  
書在壬辰癸巳張書不詳其年計亦其前後也壬  
辰癸巳距庚寅僅二三年家禮既有成書何爲絕  
不之及而僅以祭儀祭說爲言耶陳安卿錄云向  
作祭禮甚簡而易曉今已亡之矣則是所亡有乃  
祭禮而非家禮也明矣文集語錄自家禮序外無  
一語及家禮者唯答蔡季通書有已取家禮四卷  
納一哥之語規續集在蔡季通此儀禮經傳通解

年譜考異

卷一

三

中家禮六卷之四而非今所傳之家禮也甲寅八  
月跋三家禮範後云嘗欲因司馬氏之書參攷諸  
家裁訂增損舉綱張目以附其後顧以衰病不能  
及已後之君子必有以成吾志也甲寅距庚寅二  
十年庚寅已有成書朱子雖耄老豈盡忘之至是  
而乃爲是語耶竊嘗推求其故此必有因三家禮  
範跋語而依仿以成之者蓋自附於後之君子而  
傳者遂以託之朱子所自作其序文亦依仿禮範  
跋語而於家禮反有不合家禮重宗法此程張司  
馬氏所未及而序中絕不言之以跋語所未有也  
其年譜所云居母喪時所作則或者以意附益之  
爾敬之但據所傳不加深攷此如司馬季思刻溫  
公書之比公晦從遊在戊申後共於早年固所不  
詳祇叙所聞以爲譜而勉齋行狀之作在朱子歿  
後二十餘年其時家禮已盛行又爲敬之所傳錄  
故不欲公言其非但其辭畧而不盡其書家禮後

謂經傳通解未成爲百世之遺恨則其微意亦可見矣後之人以朱子家季子所傳又見行狀年譜所載廖子晦陳安卿皆爲刊刻三山楊氏上饒周氏復爲之考訂尊而用之不敢少致其疑然雖云專用其書實未有能行者故於其中謬誤亦不及察徒口相傳以熟文公家禮云爾惟元應氏作家禮辨其文亦不傳僅見於明印仲深所刻家禮儀節中其辨專據三家禮範跋語辭多疎畧未有以解世人之惑仲深亦不然之故余今徧考年譜行狀及朱子文集語錄所載俱附於後而一一詳註之其應氏印氏語亦並附焉他所摘謬誤亦數十條庶來者有以知家禮決非朱子之書而余亦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焉爾別類後考摘家禮年譜  
○又按朱子跋古今家祭禮在淳熙元年甲午距庚寅五年不言其有家禮其云有能采集附益通校而廣傳之相與損益折衷共成禮俗與跋三家

年譜考異

卷一

七

禮範雖前後絕遠而其意大概相同也家禮之非朱子書此亦一證

秋七月遷韋齋先生墓

文集遷墓記云初府君將歿欲葬崇安之五夫卒之明年遂窆其里靈梵院側熹幼未更事卜地不詳旣懼體魄之不獲其安乃以乾道六年七月五日遷於里之白水鵝子峯下吏部行狀云卒之明年熹奉其柩葬於建寧府崇安縣五夫里之西塔山而碩人別葬建陽縣崇泰里之後山鋪東寒泉塢續文獻通考記云碩人別葬建陽縣崇泰里之後山鋪東寒泉計乃卜以慶元某年某月某日奉而遷於武夷鄉上梅里寂歷山中峯僧舍之北按遷墓記言以韋齋卒之明年窆其里靈梵院側至乾道六年遷於白水鵝子峯下祝孺人擴記言距府君白水之兆百里而遠是韋齋之墓遷於白水無疑矣乃行



狀止云以明年葬於崇安縣五夫里之西塔山而  
不言遷墓豈西塔山卽白水鵝子峯耶靈梵院側  
鵝子峯皆在五夫里相距不遠故統言之乎然不  
得云明年也靈梵之窆云卜地不詳而行狀之地  
勢卑濕自指白水之兆而不言再遷此不可曉果  
齋作譜時尚可詢問而今譜但爲疑詞不知卽果  
齋之舊否也遷墓記與行狀互有異同編  
次者亦畧不爲考訂何耶姑記所疑於此

按自庚寅與呂東萊劉子澄書拈出程子兩語生  
平學問大指蓋定於此卽中庸尊德性道問學易  
大傳之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從古聖賢所傳若合  
符節至甲寅與孫敬甫書云程夫子之言曰涵養  
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兩言者如車兩輪如鳥  
兩翼未有廢其一而可行可飛者也尤爲直截分  
明益相距二十五年矣而其言無毫髮異也自庚  
寅以後書問往來雖因人說法間有所獨重而其

年譜考異

卷一

三

大指不出此兩語晚年爲鄂州稽古閣記福州經  
史閣記正以此兩語相對發明其指意尤曉然矣  
通辨正學考皆不載此二書今據文集補入陳師  
德書不詳何時師德卒於甲午此書當去庚寅不  
遠故附  
載之

七年辛卯四十二歲 冬十二月省劄趣行以祿不

及養辭

按六年十二月召赴行在是年五月陳俊卿出知  
福州虞允文獨相閏五月梁克家參知政事此召  
雖以胡銓之薦亦或允文克家之意也朱子以喪  
制未終辭其狀不見於文集疑其在喪中不復具  
狀但以省劄同納建寧府軍資庫而已至七年十  
二月喪制旣滿尚書省依六年元降指揮催促起

發朱子於八年二月具辭免召命狀以祿不逮養  
辭四月三省同奉聖旨令疾速起發行狀七年既  
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免喪在七年而復召則  
在八年四月行狀統言之不復詳叙本傳亦同其  
七年十二月省劄乃依六年元降指揮而非卽有  
復召之命也八年二月克家爲相與允文並本傳  
九年克家相再申前命九年當作八年自召赴行  
在屢越起發疑皆出克家之意而允文特聽之耳  
允文以八年八月去位九年特與改秩宮觀則允  
文之去位久矣然朱子於允文克家皆無書豈以  
申省狀已屢言之而素無交往故不便有書耶抑  
或文集之脫漏也陳丞相龔參政周丞相畱丞相  
皆再三與書卽趙雄王淮亦屢與書是在南康浙  
東事有相關不得不爾觀纒語而文集乃諱言之  
亦不識朱子之意矣行狀云四年之間辭者六此  
指六年召赴行在八年召赴行在七年省劄趣行

年譜考異

卷一

完

八年壬辰四十三歲春正月論孟精義成

按癸未編次論語要義論語訓蒙口義兩書皆不  
傳而存其序至壬辰編次論孟精義庚子刻於南  
康改名要義蓋其名偶同而非卽前論語要義之  
本也年譜誤認以此書先名要義後改精義又改  
名集義以書語孟要義序後考之非是今改正。  
又按癸未要義序獨取二先生祗極辯及其門人  
朋友數家之說補輯訂正以爲一書則亦與精義  
畧同但其書草畧故後來編次精義不復及之而



別爲之序自非癸未之本也南康之列蓋取舊名以精義二字太重而諸家之解亦有未盡當者後定名集義亦以此年譜之云蓋未辨此意也

### 夏四月有旨趣行復辭六月省劄再趣行再辭

按辭免召命狀以去冬十二月省劄趣行二月具狀辭免洪本以趣行叙於二月誤也夏四月有旨疾速起發至五月六月省劄又兩次趣行洪本止載六月省劄催亦非是今俱改正

### 資治通鑑綱目成

按綱目序於壬辰據季通伯諫擇之伯恭諸書則癸巳甲午至乙未方寫校淨本乃成編也又據敬夫伯恭李濱老書則重修於丙申丁酉至庚子方可寫據冠之恭叔書則丙午以後欲重修而未及

### 年譜考異

#### 卷一

辛

行狀所云每以未及修補爲恨也余大雅錄在戊戌後當是重修時而語意不類恐記者之誤若陳淳錄則自分明矣年譜綱目成於壬辰以序文而言耳○凡例刻於王魯齋栢勉齋諸公皆未之及或以後出爲疑今考蔡書云條例亦已定矣又云綱目凡例修立畧定極有條理意義則元有凡例當以蔡書爲據也○又按綱目於通鑑改正甚多而猶有未及改者故曰恐爲千古之恨今載與劉子澄尤延之書以見其概朱子於壬寅年以綱目爲孝宗言之蓋欲仿溫公之例而孝宗顧置之則反不如神宗遠矣而朱子居家五年竟亦未能再修此所以常以爲恨也

### 八朝名臣言行錄成

按東萊集與汪尚書書云近建寧刻一書名五朝名臣言行錄前集又云是朱元晦所編其間當

考訂處頗多近亦往問元晦未報不知曾過目否  
是書書呂許公事切直故東萊不樂之觀沈而朱  
子後來亦未修改此早年之書與論孟  
或問同也前集五朝後集三朝故總日

### 冬十月西銘解義成

按年譜據西銘解後跋然考之作解當在壬辰前  
跋云熹既為此解後得尹氏書則非壬辰明矣又  
考葉味道語錄自在雲谷作天地之塞兩句解後  
來迤邐作西銘等解雲谷記以庚寅得雲谷則西  
銘解作於庚寅辛卯間據呂東萊書  
大極西銘兩解皆成於壬辰前也

### 九年癸巳四十四歲 夏四月太極圖說解通書解

成

### 年譜考異

### 卷一

三

按年譜壬辰十月西銘解成癸巳四月太極圖解  
通書解成此據兩後記歲月言之而通書則附見  
焉考之呂張兩集則太極圖解成於戊子西銘解  
成於庚寅辛卯東萊書壬辰有改定太極圖說解  
之云則必不至於癸巳而後成矣○又按己丑已  
亥皆訂正太極通書不云有解也丁未作通書後  
記戊申始出太極西銘兩解以示學者年譜以通  
書解附焉東萊與朱子書云太極圖解近方得本  
玩味淺陋不足窺見精蘊多未曉處已疏於別紙  
其書在戊子又云太極所疑重蒙一一鑿誨則在  
己丑又云示下太極圖西銘解當朝夕玩繹若稍  
有所未達當一一請教亦不敢以示人也又云向  
承示以改定太極圖論解比前本益覺精密西銘  
發昔人所未發處益多又云太極圖解昨與張丈  
商量未定而匆匆分散少暇當理前說此三書當  
在辛卯朱子與南軒書云太極解後來所改不多



別紙上呈則書在戊子己丑間南軒書云伯恭昨日得書猶疑太極說中體用先後之論則在辛卯後據此諸書則太極圖解成於戊子己丑西銘解成於庚寅辛卯兩書後跋各以其跋之歲月言非成書之歲月也又戊申跋未敢出以示人乃爲學者言之張呂二公則未嘗不共商確象山云攷訂註釋似亦見圖解矣通書後記作於丁未此如己酉序大學中庸章句之比章句非至己酉始成通書解亦非丁未始成也年譜叙於癸巳疑亦因太極圖解附及之而李微之序亦云太極通書解義成於癸巳豈別有所據乎竊意亦成於壬辰以前至丁未始作後記以授學者戊申二月則出兩解非井出通書也梭山詆太極圖西銘林黃中詆易西銘而通書尚未有議者故未之及焉今姑依年譜所叙而考訂其歲月先後如此○李微之性傳語錄序序成書歲月大概同年譜而易本義以爲

年譜考異

卷一

三

成於乙巳丙午之間與年譜不同則非盡同年譜也戊申出太極西銘兩解以示學者明言兩解不及通書而李洪兩本於戊申皆以通書附焉今據鄒本刪之前說亦以意度未盡然也

五月有旨特改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再辭

洪本進呈乞嶽廟劄子下有是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十一字誤用本傳語重複不可曉而李本并無進呈乞嶽廟劄子句則克家之奏爲無所因矣今從洪本而是年以下十一字則刪去

淳熙元年甲午四十五歲春二月復辭三月有旨不

許辭免復辭夏六月始拜命

按文集辭免改秩宮觀狀凡四行狀云九年再辭元年又再辭李本止云省劄凡三下趣依已降指

朱揮太畧洪本得之而僅統叙於拜命之下亦非是  
今依行狀文集改正○行狀辭者四則據辭免狀  
年譜云三具辭免則以第一狀辭改官  
第二狀辭告命實一事也此則非誤

### 編次古今家祭禮

朱子自爲之跋甚詳而不載其目其答鄭景望書  
言增孟詵徐潤孫日用三卷爲十九卷以書考之  
則賈頊家祭儀第六孟詵第七徐潤第八政和五  
禮第十一孫日用第十二杜公祭享儀第十三范  
氏祭儀第十九其確然可考者七卷而已馬氏文  
獻通考陳氏曰朱子集通典會要所載以及唐本  
朝諸家祭禮皆在焉凡二十卷則又增一卷矣凡  
十三卷蓋莫可考以通考所載計之有江都集禮  
有開元禮開寶禮有胡氏吉凶書儀唐鄭正則祠  
享禮唐范傅武寢堂時享禮劉岳書儀陳致雍新

### 年譜考異

### 卷一

壹

定寢祀禮又有韓氏古今家祭式橫渠張氏祭禮  
伊川程氏祭禮呂氏家祭禮溫公書儀書儀今刻  
無祭禮或  
祭儀是疎水凡十三篇正合二十卷之數或卽是耶此  
朱子手自編次之書而家禮則後人僞作勉齋以  
古今家祭禮同爲編次而家禮則別出至宋史以  
家禮入於編次諸書之內而刪古今家祭禮故後  
人但知有家禮而古今家祭禮遂以不傳於世甚  
可惜也然藏書之家或當有存者有志之士多方  
訪求庶朱子之書復  
見於世寧非大幸乎

### 朱子年譜考異卷之一終



朱子年譜考異卷之二

淳熙二年乙未四十六歲夏四月東萊呂公伯恭來

訪

李洪本俱作夏五月今改正○按文集書近思錄後云乙未夏訪予於寒泉精舍畱止旬日而末署

云五月五日則來訪在四月明矣東萊年譜亦云四月可證

近思錄成

洪本年譜云其後先生守漳州日又添入數條刻於學宮按文集與張呂書則添入數條在丙申丁酉間不知洪本何據李本無之今刪去○按勉齋集復李公晦書云真丈所刊近思小學皆已得之

年譜考異

卷二

一

後語亦得拜讀先近思而後四子却不見朱先生有此語陳安卿所謂近思四子之階梯亦不知何所據而云據此則近思錄四子之階梯或非朱子語亦與葉錄不合程子云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此又讀語錄者所當知也

偕東萊呂公至鵝湖復齋陸子壽象山陸子靜來會

李洪本皆作梭山陸公子壽按梭山子壽兄子美號也子壽號復齋譜蓋因象山辨太極書屢言梭山而誤今改正○按鵝湖之會年譜不詳語錄無及此者象山年譜語錄所載為最悉朱陸異同皆見於此故附著之至其辭氣之悖覽者當自曉然無庸辨也朱子和詩在己亥春三月子壽訪朱子於鉛山追和鵝湖詩韻以贈子壽象山年譜謂歸後三年乃和此詩蓋因別離三載而言其實非也

然可證年譜俱載鵝湖會之誤○學菴通辨云朱子年譜謂其後子壽頗悔其非而子靜終身守其說不變今年譜無此語此必李本所刪而洪本亦不能是正也今依通辨補入而其他語則不可考矣又如諸公各執所見於朱陸並言之亦必李氏所改也○據與王子合書則在鵝湖與陸講論幾旬日矣年譜語錄皆無可考象山語錄所云數十折議論者不知是何議論可惜也○按鵝湖之會朱陸異同是作譜大關鍵果齋元本不可得見李爲陽明後人於此皆諱而不言故載文集諸書并張呂書俾後人有考焉

### 秋七月雲谷晦菴成

按雲谷記乾道庚寅始得其地卽作草堂榜曰晦菴則晦菴之成在庚寅至乙未已六年矣蓋至是

### 年譜考異

#### 卷二

二

亭臺始具而又併得山北姚氏地故作記以識其成年譜云秋七月晦菴成蓋以晦菴統名其地非指草堂三間也今姑仍之

### 三年丙申四十七歲春三月如婺源

鄒考云三月望後起行年譜俱作二月誤今改正○洪本有先生與鄉人子弟講學於汪氏之敬齋而附敬齋箴按敬齋箴前題云讀南軒主一箴綴其遺意作敬齋箴以自警南軒卒於庚子當是庚子後作此爲附會無疑也今刪去○按與滕麟游一條見李本洪本不載考滕麟通書在丙申前此或元本所有姑存之○按茶院朱氏譜序今文集缺○答呂伯恭書此在婺源所寄余文集注有說附文集注此書有頓進之功語距己丑八年矣仰窺古人精進刻刻用力所謂上達不已日新



者固不可執己丑一悟以爲定也○又按九月答呂伯恭書云前月至昭武見端明黃丈旬日而歸黃丈端莊渾厚老而不衰議論不爲詭激而指意懇切亦自難及見之不覺使人心服據此則朱子自婺源歸再見黃端明矣  
年譜俱缺今附見於此

夏六月授秘書省秘書郎辭不允秋八月復辭并請祠許之差主管武夷山冲祐觀

按本傳以手書遺茂良今考龔書其辭不詳其與韓无咎尚書書最爲詳盡年譜與汪尚書書汪字誤卽與韓書也僅刪取其前數十語而意不明今全載汪疇本

冬十一月令人劉氏卒

年譜考異

卷二

三

按年譜明年二月葬於建陽縣之唐石大林谷唐石里名也後朱子葬唐石里大林谷可證閩本葬嘉禾里之唐石大林谷嘉禾里三字衍文宰如閩本作舉如疑當作舉如側閩本作左語錄云某葬亡室時只存東畔一位是同穴而在左非另規壽藏也名其菴曰順寧豈墓旁有菴以守墓乎是墓旁有亭又有菴矣凡此皆從李洪本○閩本二月別立一條或依舊本而別出之或家有所傳亦未可定柳增謂令以卒此自有所傳也鄒考云按朱子與呂伯恭書有云雨多卜葬至今未定更旬日間且出謝親知并看一兩處若可用卽就近卜日此丁酉二月書也是年秋伯恭來書葬地已有定卜安厝莫須有期則令人之葬大約在丁酉秋冬矣鄒考蓋據兩書而改二月爲是歲於丁酉終然當仍閩本而注所疑於下不當遽改也今仍從李洪本附注於令人卒之下而二月兩字則改爲

某月以記疑○李洪本附錄行狀令人卒以乾道丁酉小注辨其誤今考勉齋集行狀云卒以淳熙丙申未嘗有誤此附錄刻本之訛舛而辨者未及考之本書耳

### 四年丁酉四十八歲夏六月論孟集註或問成

年譜從洪本李本太畧其謂或問恐轉而趨薄似用南軒書中語與朱子意不合也或是果齋元本所有姑仍之○南軒戊戌與朱子書云論語章句作鈔誤簡確精嚴足以詒後學或問之書大抵固不可易之論但其意謂此書却未須出蓋極力與辨說亦不能得盡只使之誦味章句節節有得則去取之意與諸家之偏自能見之不然却恐使之輕易趨薄耳按朱子之不肯刊行或問以未及修改而南軒所云又是一意今附見於此○與許順之書有云大學之說近日多所更定其書在丙戌

### 年譜考異

### 卷二

### 四

丁亥間據此則大學章句與論語訓蒙口義同時所作但不知卽以章句名否耳南軒書論語章句論語或當作大學也○答呂伯恭書有云大學中庸皆有詳說此卽或問稿洪本云又作訓蒙口義卽詳說也誤李本無卽詳說也四字今從李本刪去○又已亥與呂伯恭書云兩月間只看得兩篇論語亦自黃直卿先爲看過參考同異了方爲折中據此則論孟集註丁酉尚未成書也後書又云盛意欲得語解定本此亦欲有修改處今上納二冊餘却續寄則丁酉已成書此更修改耳○楊道夫錄在己酉後此集註乃初本後來改訂極多年譜集註或問成於丁酉止據初本言之此云十年前正指初本也不疑與辨或○丙辰答孫敬甫云南康語孟是後來所定本然比讀之尚有合改定處未及下手按集註成於丁酉在南康時己亥庚子距丁酉二三年耳後來所定本必在其



後而刊於南康非在南康時也此書丙辰距丁酉二十年矣尚云合有改定而諸家問語所舉集註往與今本不同考其年則在乙卯丙辰後是其修改直至沒身而後已也誠孟集答歐陽誦遜論○朱在過庭所聞是敬之有此書矣今語類無

### 詩集傳成

按年譜據集傳序而朱子明注云集傳舊序則後來集傳不用此序也集傳蓋有綱領而無序文集注辨此頗明今附載附文集注按朱子明詩傳遺說集傳序乃舊序此時仍用小序後來改定遂除此序不用今考序言自抑而下國之治亂人之賢否有是非邪正之不齊又云善者師之而惡

### 年譜考異

### 卷二

五

者改焉則亦不純用小序但不斥言小序之非而雅鄭之辨亦畧而未及以讀詩記後序及讀桑中篇考之其為舊序無疑編文集者既不注明而大全遂冠此序於綱領之前坊刻並除綱領而止載舊序其失朱子之意益遠矣今考遺說而附正之○按乙未與呂伯恭書朱子年四十六矣又二年丁酉作詩傳序則必有改正然讀詩記皆載朱子舊說而丁酉舊序亦後來所不用至壬寅書讀詩記後乃致其疑甲辰作桑中後記則盡斥小序之非是今本蓋自甲辰之後所修也壬寅朱子年五十三甲辰年五十五語類李輝錄云某自二十歲時讀詩便覺小序無意義後到三十歲斷然知小序之出於漢儒所作以文集考之其為記者之誤無疑也遺說作周禮錄但云其後斷然知小○又按庚子與呂伯恭書已力辨小序之非書讀詩記後及記桑中篇皆本於此而以答潘文叔潘恭叔

書考之則今本必修於甲辰後而丁未與呂子約書言詩說久已成書則其成在丁未以前也又考與李公晦書則甲寅以後更有修改而葉彥忠書又有新本舊本之異此書不詳其時然當在甲寅後也馬氏文獻通考云南康本出胡泳伯量家更定幾十之一不知卽此新本否今所更定不同處皆不可得而見詩傳中亦間有一二可疑處亦無從考矣○按果齋李氏云其於詩也深玩辭氣而得詩人之本意盡削小序以破後儒之臆說妄言美刺悉就芟夷以復溫柔敦厚之教與年譜語畧同則此疑出果齋元本也但未考丁酉所序詩集傳之爲舊本此爲舛誤然不載詩集傳序則可知序非集傳所有矣李微之序亦言詩集傳成於淳熙丁酉蓋本年譜之誤

### 周易本義成

### 年譜考異

### 卷二

### 六

按年譜詩傳成據傳序成於丁酉十月易本義則不知所據也李微之序言成於乙巳丙午之間當以李序爲正又馬氏文獻通考易傳十一卷本義十二卷陳氏曰晦菴初爲易傳用王嗣本復以呂氏古易爲本義其大指畧同而加詳焉首列九圖末列揲法今考之文集語錄皆未嘗言有易傳本義之異後來纂輯諸書亦未有言及此者不知陳氏何據而云然也前列九圖末列揲法則諸書所同然實非朱子之舊通考說蓋未可信今姑載於此而俟考焉○按文集答孫敬甫書云易傳初以未成書故不敢出近覺衰耄不能復有所進頗欲傳之於人而私居無人寫得只有一本不敢遠寄其書在丙辰後則易本義久已刊行不當云不敢出又書名本義不名易傳且其語與程子答張闕中語畧同以別集答孫季和楊伯起書考之殊不相類今不載○按古易經二篇傳十篇後爲王輔



嗣鄭康成所亂至宋晁呂始正其失朱子本義從呂氏其見於論說者詳矣乃朱子歿未幾而門人節齋蔡氏已變其例至度宗咸淳時天台董氏乃合程傳鸚鵡枉本義爲一書元文宗天歷時鄱陽董氏從其說而小有不同至明永樂大全依兩董氏例而又一以程傳爲主反以本義附焉坊刻則去程傳而改本義從程傳本於是朱子已正之古易遂淆亂而不復可見矣果齋作譜時節齋本亦未出後來改訂至永樂大全而極若坊刻之妄亦不足置辨也○又按朱子自不滿於易本義以答孫季和劉君房楊伯起諸書考之則沈莊仲所錄是也但自以其未及修補改訂如章句集注之精當耳謂其說道理太多翻却窠臼不盡則亦恐未然○周易會通載朱子辨呂氏晁氏語不知所從出朱子明文公易說第十九卷論古易今刻前闕二板當是書臨漳所刊易後及此篇而已不可考

年譜考異

卷二

七

按會通載書臨漳所刊易後附朱子明呂氏音訓跋云嵩山古易跋語先公嘗折衷晁呂之說於其後據此則此篇乃書嵩山古易跋後而文集竟無之則文集之遺逸亦多矣○易本義所附九圖筮儀皆非朱子之作乃後人誤增入者如程子易序上下篇義不見於程子文集考其辭意斷斷非程子作而天台董氏則附上下篇義於程傳鄱陽董氏又并以易序附焉皆據所傳而不考其真僞其附九圖筮儀於本義亦其類也嘗有辨說極詳今系於後附周易本義九圖論易本義九圖非朱子之作也後之人以啟蒙依放爲之又雜以己意而盡失其本指者也朱子於易有本義有啟蒙其見於文集語錄講論者甚詳而此九圖未嘗有一語及之九圖之不合於本義啟蒙者多矣門人豈不見此九圖者何以絕不致疑也朱子於本義叙畫卦約畧大傳之文故云自下而上再倍而三

以成八卦三畫已具八卦已成則又三倍其畫以成六畫而於八卦之上各加入卦以成六十四卦而不敢參以邵子之說至啟蒙則一本邵子而邵子所傳止有先天圖坤獸圖其伏義八卦圖文王八卦圖則以經世演易圖推而得之同州王氏漢上朱氏易皆載伏義八卦圖文王八卦圖啟蒙因之至朱子所自作橫圖六則法大傳語及邵子語於下而不敢題云伏義六十四卦圖蓋其慎重如此今乃直云伏義八卦次序圖伏義六十四卦次序圖伏義八卦方位圖伏義六十四卦方位圖是孰受之而孰傳之耶又云伏義四圖其說皆出邵氏按邵氏正有先天一圖其八卦圖後來所推六橫圖朱子所作而以爲皆出邵氏是誣邵氏矣又云邵氏得之李之才挺之挺之得之穆修伯長伯長得之希夷先生陳搏圖南此明道叙康節學問源流如此漢上朱氏以先天圖屬之已無所

年譜考異

卷二

八

據今乃以移之四圖若希夷已有此四圖者是并誣希夷矣文王八卦說卦明言之本義以爲未詳啟蒙別爲之說而不以入於本義至於乾天也故稱乎父一節本義以爲揲著以求又啟蒙以爲乾求於坤坤求於乾與乾爲首乾爲馬兩節皆文王觀於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與本義不同蓋兩存之今乃以爲文王八卦次序圖又孰受之而孰傳之耶自周子太極圖以黑白分陰陽後多因以爲說龜山先生於詹季魯問易以一圖示之而墨塗其半曰此卽易也是皆以意爲之朱子答袁機仲書所云黑白之位當亦類此今此圖乃推明伏義畫卦之次序其必以奇偶之畫而不可以黑白之位代之彰彰明矣爲問伏義之畫以奇偶乎以黑白乎則以黑白之位爲伏義之畫雖甚愚知其不可也今直題爲伏義八卦次序伏義六十四卦次序而皆以黑白之位又孰受之而孰傳之耶



答袁書止有八卦黑白之位而無六十四卦又云  
三白三黑一黑二白一白二黑等語與今圖亦有  
不同此書云黑白之位亦非古法今欲易曉故爲  
此圖以寓之後書云僕之前書已自謂非是古有  
此圖只是今日以意爲之寫出奇偶相生次序令  
人易曉矣則又明指六橫圖而言非黑白之位故  
竊疑袁書此一節乃後人勦入之以爲九圖張本  
而非本文又其後云此乃易中至淺至近而易見  
者黑白之位元非易中所有攷其文義都不相屬  
答袁書凡十五論黑白僅見於此而他書皆以奇  
偶論其爲有所增損改易而非本文無疑也卦變  
圖啟蒙詳之蓋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象傳卦變  
偶舉十九卦以爲說爾今圖卦變皆自復姤臨遯  
等十二辟卦而來以本義考之惟訟晉二卦爲合  
餘十七卦則皆不合其爲謬妄尤爲顯然必非朱  
子之舊明矣故普反復參考九圖斷斷非朱子之

年譜考異

卷二

九

作而數百年以來未有覺其誤者蓋自朱子旣沒  
諸儒多以其意改易本義流傳旣久有所籛入亦  
不復辯馬端臨文獻通考載陳氏說本義前列九  
圖後著揲法變鶴學者遂以九圖揲法爲本義元  
本所有後之言本義者莫不據此而不知本義之  
未嘗有九圖揲法也明永樂大全出以本義改附  
易傳而九圖揲法遂爲朱子不刊之書矣今詳筮  
儀之文絕不類朱子語其注有云筮者北面見儀  
禮按儀禮士冠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筮者  
皆西面惟士喪禮筮宅以不在庶筮者北面今直  
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此等督說不知何來推求其  
故則學易者但見漢上易叢說有引儀禮筮宅者  
北面之文而並未嘗考之儀禮也朱子豈不見儀  
禮者而疎謬若是耶由是以言筮儀亦斷非朱子  
之作而通考所云前列九圖後著揲法者皆爲相  
傳之誤而不可以據信矣余故曰易九圖非朱子

之作也後之人以啟蒙依放爲之又雜以己意而盡失其本指者也今攷其大畧如此其碎義瑣說有相發明者別附於後世之君子得以覽觀而審擇其是非焉後世之君子得以覽觀而審擇其是非焉

### 五年戊戌四十九歲秋八月差知南康軍辭

按八月差知南康軍卽具狀辭十月奉旨不許辭免令疾速前去之任又具劄子辭乞宮廟差遣據與呂伯恭書十月後又有三劄託袁機仲爲投而未之投至十二月堂帖又趣行亦見與呂伯恭書故次年正月復具狀請祠至二月在鉛山候命又具乞宮觀狀三月省劄又趣行三月三十日赴任李本太畧今從洪本○行狀云差發遣南康軍事辭者四始之任此謂八月辭免十月請祠正月請祠二月請祠辭者凡四也本傳再辭不許誤

### 年譜考異

#### 卷二

十

### 六年己亥五十歲春正月復請祠二十五日啟行候

### 命于鉛山

按東萊屢書勉行今東萊集可考而南軒語則南軒集無之或脫漏也今以年譜爲據○按南軒集與朱子書云出處之計如何莫須一出否卷二十一此與年譜所載意畧同然此書自在丙申以秘書郎之除而言非己亥也南軒以戊戌五月移知江陵朱子八月方除南康而此書所言皆靜江事又趙若海與詹儀之兩易其任當在丁酉而書中言漕司趙若海其在丙申無疑若己亥南軒自別有書而集軼弗載耳或以此書爲年譜之證非也

### 陸子壽來訪



李本附載侯命鉛山下洪本另立一條今從洪本  
○按和鵝湖寺子壽韻年譜繫於鵝湖寺兩陸詩  
之後非是象山年譜謂歸後三年乃和此詩此因  
別離三載而云然考其實亦非也詩云別離三載  
蓋鵝湖之會在乙未鉛山之訪在己亥中間隔丙  
申丁酉戊戌三年故曰三載偶扶藜杖出寒谷則  
自指侯命於鉛山又枉藍輿度遠岑則謂子壽之  
來承鵝湖言故曰又枉若在鵝湖則又字下不得  
也舊學商量四句正祭子壽文所云志同道合極  
論无猜降心從善者若在鵝湖則方各執所見乖  
異不合又安得作此語耶故斷以此詩爲在鉛山  
追和前韻以贈子壽者今改正○按答東萊第一  
書戊戌則鵝湖會後三年也子壽蓋頗自悔其前  
說之誤故鉛山來訪時其論與朱子多合祭文所  
云志同道合極論无猜降心從善者也朱子此時  
於子靜更有深望焉庚子五書皆有招徠引誘之

年譜考異

卷二

七

意其惓惓之心可想見矣癸卯以後子壽既卒而  
子靜之潰決益甚朱子於是知其不可以挽回也  
至乙巳丙午乃誦言攻之以示學者俾不惑於其  
說此其前後苦心學者不可以不之考也○按象  
山語錄子壽與子靜學問元有不同及將會鵝湖  
子靜再三辨論而子壽乃以子靜之言爲是遂作  
孩提知愛一詩子靜以爲然故鵝湖之會子壽舉  
詩四句朱子曰子壽早已上了子靜船也其時二  
陸與朱子辨論皆不合後三年子壽過訪東萊乃  
幡然以鵝湖所見爲非而東萊稱之有著實看書  
講論心平氣下之語故鉛山之訪亦不與子靜俱  
而卒從朱子之說祭文所云蓋紀其實也是子壽  
與子靜之學始終本不相同子壽早卒復齋集不  
傳於世後之人但據鵝湖之會同稱二陸而子壽  
之生平遂爲子靜所掩迄今未有發明之者甚可  
惜也今盡載語錄文集及祭文並附以卒後三書

以見其概俾後之人有考焉祭文叙述最爲詳明而與呂伯恭傳子淵書皆以爲吾道之衰其痛悼幾與南軒同矣東萊亦以子壽之亡於後學大有關係而子壽乃不大見稱於世豈亦有幸有不幸耶

### 三月省劄復趣行是月晦赴上

三月省劄復趣行此於文集無考與呂伯恭書欲某赴官須更得朝旨乃可去蓋已報本軍官吏以嘗請祠也則三月晦赴任必更有省劄趣行矣今從李洪本

### 夏五月遣使祭唐孝子熊仁贍之墓 修復劉屯田

墓

### 年譜考異

### 卷二

三

李洪本無此兩條今從鄒本增入

### 請祠不報

按與呂伯恭書云已走介請祠其書在四五月間六月以疾請祠亦見與呂書及自劾狀而其狀則皆闕行狀以疾請祠者五文集止載其三其已亥兩請皆闕不載故無所考今據呂書補入

### 作臥龍菴祀諸葛武侯

按作菴在己亥五六月間見與呂伯恭書及南軒臥龍菴詩最明年譜載之庚子冬此因臥龍菴記在庚子十一月而誤也今改正○菴成卽祀武侯而起亭又在其後年譜未明今據記文改正

### 六月奏乞減星子縣稅錢



李洪本註皆不明其以不合用劄子自効又是一事李洪本皆附於其下非也今從鄒本改正○按鄒本增乞聽從民便送納錢絹又乞減移用錢額得以輕減商稅兩條已載其目於庚子其與王漕師愈劄子乞將淳熙三年四年五年未起零殘之數悉從蠲免又與顏提舉師魯劄子言本軍米斛舊赴建康交納近一年改撥入都乞仍令赴建康交納俱見文集而其事之行否則未有考李洪本皆不載今仍之而存其大畧於此

### 冬十月復建白鹿洞書院

李本太畧洪本爲詳然亦多未合今考文集行狀補正○洪本云請賜勅額及賜御書石經監本九經以鎮之詔皆從焉粹編無賜勅額及御書石經亦附洪本經考曹立之墓表云賜額得旨事當在

### 年譜考異

### 卷二

三

壬寅乃辛丑延和奏劄之後年譜未明白鹿洞學規李本僅載一兩語洪本所載亦不全今全錄並錄東萊白鹿洞書院記是東萊之文而實本朱子之意也白鹿洞賦李洪兩本語焉不詳今止載其目云○是役始於冬十月次年三月告成李洪本附於其下是也而概云累數月其辭不明今改正○告成率寮屬諸生釋菜於先聖先師以落之則是行事時旋立主未嘗議像設也此乃去那後事可不載今刪去○朱子是時屢講祠故與時宰書有復洞主廢官使得備員與學徒講道其間假之稍廩畧如祠官之入等語然亦偶言之爾朱子若罷郡亦未必能久畱南康也其事又迄不行今亦刪去

### 申請賜晉太尉陶威公廟額

山合其廟本如五○對合其廟本如五○對

乞賜陶威公廟額文集作乞加封陶威公狀誤也  
歐碑已李洪本皆不載按狀所稱發明公之忠義  
有補名教而乞賜廟額不更別賜  
爵號尤可爲後法今從鄒本補入

七年庚子五十一歲 二月復奏免星子縣稅錢

李洪本無今  
從鄒本補

南軒張公訃至罷宴哭之

洪本疾革時以下語李本無今按神道碑有疾病  
垂死而口不絕吟於天理人欲之間語則必書本  
所有而李氏刪之耳洪本畧載兩祭文李刪後祭  
文洪又載與呂伯恭書李亦刪去今從洪本而兩  
祭文則全載與呂書洪本太畧文義不明今增入  
○按朱子文集與南軒書三十卷三十一卷皆以

年譜考異

卷二

古

年叙三十二卷則不以年叙而其年亦可考南軒  
集與朱子書二十卷至二十四卷頗有錯互然其  
年亦尚可考今以兩家文集參校其問答不甚分  
明對值朱子文集自丁酉後無書而諸書所舉南  
軒語多不見於南軒集中卽如太極圖解跋明言  
敬夫以書來其書亦不載南軒於丁酉後尚有十  
餘書率多論事之辭而發明道要之精語皆不在  
焉此甚不可曉豈朱子集多所遺而南軒集今刻  
本非朱子所定本耶四十四卷明依文集序或後  
也中和舊說序及南軒祭文集序其前後同異  
之跡較然分明而考之文集反不得其所據今錄  
何叔京石子重范伯崇諸書其早年論議之異同  
與祭文集序無不相合而至丁酉以後所謂同  
歸一致者則絕無所考矣語類以南軒入胡氏門  
人中其所載語甚畧蓋南軒早卒語錄多在後故  
及之者少而黃子洪輩又非足以知南軒者固不



足據也。○文集與方賔王云敬夫未發之云乃其初年議論後覺其誤卽已改之但舊說已傳學者又不之察便加模刻爲害不細往日曾別爲編次正爲此耳然誤本先行此本後出遂不復售甚可恨也。朱子所編次四十四卷見於文集序而定叟所貽四巨帙無卷數文集序亦言已用別本摸印而流傳廣與方書合馬氏通考南軒集三十卷奏議十卷與朱子所編次不合疑卽定叟四巨帙而摸印先行者是馬氏固不見朱子所編四十四卷而於文集序亦未之考也。今南軒集刻於梁溪華氏凡四十四卷止載朱子序文而不言所自來又無他序可證其中頗有參錯故嘗疑之又考黃氏日抄其編次與今刻畧同與朱子書七十三首今本其數亦合但末多武侯傳及語錄黃氏旣不載卷數又不言此朱子所定本而武侯傳語錄文集序所未及則黃氏所見其爲朱子之本定叟之本

年譜考異

卷二

五

未可知也。黃氏在度宗咸淳後馬氏相去不遠不應黃氏見朱子本而馬氏獨未之見此皆有未可曉者姑記於此以俟質焉。橫弢知子謙此是從文集序來非南軒也。

三月請祠不允

按正月請祠三月請祠兩乞宮觀狀甚明洪本以三月爲二月誤也今從李本

申乞頒降禮書

按乞頒降禮書一州縣祭祀儀式一臣民以下冠昏喪祭之禮元有兩項其冠昏喪祭之禮鄂州見有印本只乞行下取索精加校勘不須別行鑄板規乞頒降禮書故禮部符下止政和五禮祭祀儀式狀中小冊子其云未詳備而欲申審者祭祀儀式而已至禮部請編類州縣臣民禮儀鏤板頒降則兼有兩項

而其書未成後狀只以前所欲申審者言之庶編類成書之後免致疑惑復有更改而冠昏喪祭之禮則皆有所未及也年譜本之兩狀而所叙未明故附論之○又按增修禮書狀在淳熙七年三月則乞頒降禮書當在其前矣洪本叙於三月修學之下今依鄒本別立一條而統叙其事不更分析也

### 夏四月申減屬縣木炭錢

按論木炭劄子云已申使司未蒙行下不免具申朝廷今准省劄已送使司指定則是已嘗具狀申省而其狀則闕今據文集補入朱子到任之初卽具申泉司至庚子四月方奉文蠲減年譜此必有據其云歲減二千緡見與王漕劄子與呂伯恭書今從李洪本

### 年譜考異

### 卷二

### 六

### 應詔上封事

本傳夏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云云且曰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薦熹甚力宰相趙雄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則能否自見矣上以爲然乃除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宋史趙雄傳朱熹累召不出雄請出以外郡命知南康軍熹極論時事上怒諭雄令分析雄奏熹狂生詞窮理短罪之適成其名若天涵地育置而不問可也會周必大亦力言之乃止李本年譜特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云云與所載上讀之大怒令其分析趙雄詭詞救解乃已洪本首字增時



相趙增曰魏諷為也續通鑑六年夏大旱詔求直言知南康軍朱熹上疏上讀之

大怒曰是以我為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諭趙雄

以為然姑置不問熹仍舊職候旨按行狀止載

疏語其云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為亡也則見於

本傳而令其分析雄詭詞救解則見趙雄傳中年

譜兼採兩傳語似是後人竄入未必果齋元本也

陳丞相判建康入見在淳熙五年其薦朱子見於

陳行狀蓋熹於自贊而歸之好至八年罷判建康

薦本道守令五人其薦朱子見於與陳師中書相

距已三年而本傳以過闕之薦屬之除江西常平

之上誤也趙雄士之好名等語亦在知南康時雄

傳請出以外郡正指此而本傳并以屬之除江西

常平之上皆誤也朱子此疏降付後省仲書謂之

參知政事是時趙雄為丞相周必大為參知政事

故皆言之而雄詞過甚似非其實雄與南軒不合

其為此言亦以迎合上意而朱子聲望已高上意

亦頗向之雄不應諂詆如此或出家傳增改未可

知也其本所云改詭詞激為益不難辨意也其令監司條具民間利病乃可議臣之奏封事所

載甚明而本傳誤增大早二字續通鑑并以移之

六年且云詔求直言又以雄好名等語為救解之

詞愈不相合又云姑置不問某仍舊職候旨絕不

成語訛以益訛可為一笑大抵宋史本傳趙雄傳

已為淆雜而年譜本之至續通鑑舛誤益甚今定

從行狀而省之說必是虛傳此間却不聞也尋常條

陳利害文字乃送後省看詳若深於此者有時或

宣付宰執畧看却復進入少有外付者似聞揆及

新參皆常於榻前調護以近例觀之縱使無人調

護亦不至有他甚不相諒者不遇以為好名耳子

狀朱子書云既有調護者卽是嘗有譴怒之意幸  
密以見告也東萊後書云奏疏出於忠憤懇切固  
不可遏上容納讜言亦不以爲忤按降付後省朱  
子以爲得之耶吏其與江東陳帥書亦云爾非虛  
傳也東萊偶未聞耳前書云似聞揆及新參皆常  
調護揆趙雄時爲丞相新參周必大初參知政事  
似聞者傳聞不確之語後書云上容納讜言不以  
爲忤此必得之周子充乃審其實朱子與周參政  
劄子亦云垂諭聖主有假借納用之意則宋史兩  
傳所云當未必然而行狀元非有所避而不言也  
或云宋史所載當因年譜今考李本言趙雄詭詞  
救解而不著其語雄傳則有之洪本又增入本傳  
以我爲亡語至周必大爲言則兩本皆不之及明  
是年譜之用宋史而非宋史之襲年譜也今附載  
朱子與呂伯恭與江東陳帥與周參政三書以證  
年譜之誤文集與陳師中書云試郡無狀幸及

年譜考異

卷二

七

終更復叨除命傳聞嘗汚丞相薦墨是以前此意  
者偶因臧否支郡及之比歸見劉平父乃知所以  
假借稱道者過實殊甚使人愧懼悚湯不知所言  
按師中福公于南康於建康爲支郡故云爾南康  
之除本傳以爲出於史浩亦以陳相過關力薦之  
故江西提舉之除行狀以爲上意不欲其遠去以  
書言之則亦以陳相之薦也本傳叙次亦未爲誤  
而以過關之薦與罷判建康之薦混而不分則非  
是又朱子至南康以疾請祠者五諸書所云極明  
而本傳以屬之上疏言事之下尤非是今并附論  
於此

請祠不報

李洪本無按南康最後乞宮觀狀言禱雨備災則  
當在六月後而未詳其月閩本載於上封事後今



從聞

### 大修荒政

李本畧洪本詳而大槩則同今據洪本而以文集補正其已見行狀者則刪去推廣御筆指揮二事則不專以南康言今亦刪去修築沿江石堤鄒本別立一條今從鄒本○按荒政行狀亦舉其畧而節目則未之詳今據行狀而以文集奏狀申請具列其目於後所謂設施次第人爭傳錄以爲法者必考於文集而可知也

### 八年辛丑五十二歲 二月陸子靜來訪

按陸氏之學與朱子合下不同故朱子於未相識時卽斷其爲禪學醜嘍鵠湖之會議論不合然

### 年譜考異

#### 卷二

五

察其操持謹實表裏不二實有爲己之功又精神氣魄感動得人可爲吾道之助故雖不合而常有招徠勸誘之意蓋於陸氏兄弟倦倦有深望焉其後子壽從朱子之說而子靜卒不變觀年南康來訪或子壽之意而請書墓誌疑亦子壽之遺命子靜白鹿洞講義力言義利之辨而終之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其於朱子之論殆無以異而平日所言絕不之及其前後叙詞極爲謙下故朱子跋語亦亟稱之壬寅子靜入爲國子正癸卯遷勅令所刪定官名位畧與朱子侔矣至甲辰因曹立之表遂與朱子忤然輪對五劄朱子與書明謂其自慈嶺帶來子靜復書雖有不樂而亦未肆其辨迨丙午旣歸講學象山聲名益甚徒黨益衆戊申遂有無極太極之辨詆訾不遺餘力判然與朱子爲敵矣朱子誦言攻之亦在乙巳丙午之後知其必不可以合也子壽而在子靜末年未必猖狂至

此然子靜自信甚篤自待甚高亦非子壽之所能挽回假使子靜先卒則其說不至盛行後來可無異同之論矣此天實爲之亦吾道之不幸也東萊亦以爲子壽之亡於後學大有關係蓋先見之矣程氏閑闢錄陳氏學部通辨皆辨朱陸異同之說爲有功於吾道者程氏說得其大槩而間有誤處陳氏說極爲詳盡而始同終異中年疑信相半之說則亦有未然者今不暇悉論也陳誠淵淵講辨著正學○又按子壽以己亥三月來訪朱子於鉛山遂從朱子之說庚子子靜約來遊廬阜而子壽言子靜已轉步而未會移身觀豁豁則子靜所見亦非曩時矣子壽旣卒朱子以文祭之明言鵝湖所見之非子靜於此亦無異論明年自來乞書墓銘其爲白鹿書堂講義幾與朱子之說無以異其年祭呂東萊文追惟曩昔粗心浮氣徒致參原豈足酬義蓋亦自言鵝湖之非矣而朱子於南康日

年譜考異

卷二

三

謂其舊日規模終在三頭兩緒東出西沒無提撮處蓋於來訪時已逆料其不能盡舍舊習矣而猶以望於子壽者望之故亟稱其講義而於其與符復仲者亦有取焉癸卯與項平父書有去短集長之言丁未與子靜書又言所幸邇來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其所以招徠勸誘之者至矣而子靜後來聲望益高徒黨益盛恣其舊說日以橫肆朱子不得已而始誦言攻之凡子靜前後之異同又有若此者前之所論尚未盡其曲折也○答林擇之吳茂實書庚子是時子壽尚在也答符復仲書庚子後羅稱其詳則然王寅後也珉賦好辛癸卯與項平父書乙巳答陳膚仲書俱有舍短集長之言一以戒厲學者而於陸學亦未嘗不取其善可以見聖賢公平正大之心而倦倦引誘之意亦具見於此矣故皆附載於篇



三月除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待次

此條從洪本而第三事以李本刪數語末云多見施行兩本皆同按延和奏劄則星子稅錢未減納粟人尚未推賞乞賜白鹿書院勅額及書亦未施行則所云多見施行乃虛語耳今亦刪去至洪本所載執政論且勿言諸語則在延和奏對時行狀述此至明洪本最爲舛誤今亦刪去

夏四月過江州拜濂溪先生書堂遺像

李本附注於去郡下洪本另立一條今從洪本按文集山北紀行詩叙次最爲詳悉年譜劉子澄來謁請爲諸生說太極圖義爲濂溪曾孫元孫等設食於光風霽月之亭語俱舛誤今改正○洪本附太極說按太極說非朱子作也說中止言陰陽動靜無一語及太極又與太極圖說解絕不相應朱子文集語類無及此者南軒有太極說嘗刊於高安朱子與書謂其未安須且收藏以俟考訂豈此南軒作而誤入朱子集耶浙本以南軒仁說爲朱子仁說觀文濂仁此或其類今從李本刪去

八月東萊呂公訃至爲位哭之

李本年譜云呂公定周易爲十二篇朱子深喜而從之又謂大事記自成一家之言有補學者與洪本又載昨見奇卿敬扣以此日講授次第一書末云其切磨之意如此按年譜李洪兩本詳畧不同而無大異獨此條乃大相反李本於東萊若有譏焉洪本改之亦未知孰是果齋元本也李序謂舊本之猥冗左謬不合法者悉以法削之存者十之七而不言其有所改竄據此則非特以意刪削也洪本當有所自來非妄改者今定從洪本而李本則附見於此洪本載亦刪去○朱子文集三十三

年譜考異

卷二

卷三十四卷與東萊書皆以年敘三十五卷則不以年敘頗有淆亂李本所載昨見奇卿一書在三十五卷之末當是東萊居明招山教授時其年在戊子己丑三十三卷戊子己丑有書言向見與諸生論說左氏之書道詞命意亦頗傷巧蓋指博議而言諫棘棘子博無但令諸生讀左氏及諸賢奏疏而不讀諸經論孟之說竊疑此書在三十五卷之末明是後來續入或有所增損改易未可知也且此書在早年而李本系於東萊卒之下若欲以此蔽其生平者不特誣東萊並誣朱子矣此不可不辨也東萊祭文及與劉子澄書其傷悼之情與南軒無以異而李本頗失其旨朱子與東萊書三卷具於文集此不復載今掇取東萊與朱子三書及朱子與南軒一書以見其槩俟後之學者考高○朱子嘗自言氣質之偏多有奮發直前之弊故東萊每以此爲規與南軒語相同也東萊充養溫

年譜考異

卷二

厚多所包含朱子所以箴之者尤力南軒書云近來伯恭講論詳細如此朋友真不易得但凡事似於果斷有所不足又云伯恭却有會容耐處又云氣稟與家學之說誠然不能矯革亦是剛明不足耳此皆與朱子意相同至如功利之說自是後來浙學流傳之弊然東萊之學多於博雜處用功觀規勸故追原其始有拖泥帶水之歎朱子嘗論湖中學子之弊亦謂欽夫說有太快處遂啟流傳之弊與此畧同固非盡以爲東萊之過也○又別集與劉子澄書言直卿來春同爲金華之行今既聞伯恭訃決當如約某當與俱往哭伯恭亦不爽前約也是歲六月間朱子與東萊有約而七月東萊已卒十二月朱子之任浙東明年正月往哭東萊墓是所謂不爽前約者生死交情如此獨哭東萊墓文集無祭文豈偶軼之耶抑以祭南軒墓乃遺奠故有祭文而東萊墓親往則無之耶此不可考



姑記於此○東萊以七月二十九日卒聞訃當在八月年譜系之七月誤也文集與東萊書在七月望後東萊文集有答書在卒前三日東萊日記二十七日修定詩記公劉章而卒以二十九日蓋久病而卒云云本傳亦云卒於七月蓋其暴亡也

### 是月改除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

按朱子上宰相書云去歲諸路之饑浙東為甚浙東之饑紹興為甚熹於是時憊臥田間而明公實推挽之使得與使令趨走之末此壬寅年書王淮以辛丑八月為右丞相此宰相則王淮也文集編次者諱言之耳浙東之除王淮所薦而本傳云王淮改除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則非矣洪本年譜承本傳之誤續通鑑云王淮薦熹為得之今從續通鑑改正王淮生以二十字

### 年譜考異

### 卷二

三

### 冬十一月己亥奏事延和殿

洪本年譜云先生去國二十年既得見上極陳災異之由與夫修德任人之說凡兩劄大畧謂陛下臨御二十年間云云綱行上為動容竦聽因條陳救荒之策首劄畫為七事次陳二說次言紹興和買均敷之重詳見延和奏劄按李本最畧第一劄用本傳極陳災異之由兩語以該之而第二劄則不之及其意以任人一語即可該第二劄也因條陳救荒之策畫為七事則第三劄而四劄以下則皆不及此李本之疎也本傳獨叙第二劄蓋舉其重者而末云所奏凡七事意自分明但改奏劄七為七事則非是李本蓋用本傳而又失之洪本前兩劄另叙其下乃及條陳救荒之策首劄畫為七事此第三劄非首劄也次陳二說則第四劄次言紹興和買則第五劄而後兩劄亦不及其所增入

奏劄多依行狀而間有不同不知所據何本也今從李本存其畧其誤處畧爲補正載行狀於後而刪去

### 詔行社倉法于諸郡

按詔行社倉法在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文集所載勅命及跋語最明年譜載之九年夏此因勸立社倉榜在九年六月而誤也今改正台發有應時行之者亦沿九年六月榜文今削去

### 年譜考異

#### 卷二

音

臨江府志于諸郡

蘇州府志亦載太平六年詔命今改正台發亦載  
蘇州府志亦載太平六年詔命今改正台發亦載  
蘇州府志亦載太平六年詔命今改正台發亦載

英本明

朱子年譜考異卷之二終

不同本賦說本也



